

周梦颜与《苏松历代财赋考》

胡克诚, 罗冬阳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不著撰人名氏”的《苏松历代财赋考》作者实乃清人周梦颜。是书的编辑源于康熙三十八年周梦颜等人的扬州请愿,它是清初“浮粮之议”大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周氏积善追求的集中体现。该书是道光九年刻本《苏松财赋考图说》的康熙刻本之一。二者相较,存在明显的增删痕迹。其原因主要是两个版本所针对的读者不同。《历代》所针对的对象是江南的地方官,而《图说》则是针对朝廷大臣甚至皇帝,作者为了避免文字之祸,对可能触犯忌讳的地方做了删节和改动。然而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对于了解围绕减赋问题清代江南士绅与地方政府、朝廷的博弈过程,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予以重视。

关键词:《苏松历代财赋考》;周梦颜;《苏松财赋考图说》;重赋;浮粮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1)03-0153-07

清初顺、康年间,朝野上下兴起了一场由江南地方官、民间士绅以及有江南背景的中央科道言官为主导,反复向当朝皇帝申述江南田赋之重,并强烈呼吁减赋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即著名的“浮粮之议”。^①此议持续三四十年之久,为雍、乾时期江南减赋的实现奠定了一定的舆论基础。在此期间,江南各地曾陆续涌现出一批以“重赋—浮粮”问题为核心的专题论著,达13种之多,^②成为一种突出现象,而此前明人对苏松重赋的关注多散见于奏疏、文集、笔记,专著仅有嘉靖年间郑若曾的《苏松浮粮议》一种。其中,《苏松历代财赋考》是内容相对完整、保存比较完好且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对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就是书作者与版本问题略作考论,以利学界对该文献的有效利用。

一、《苏松历代财赋考》内容简述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苏松历代财赋考》一卷,不著撰人名氏,其大略谓苏松二郡之田仅居天下八十五分之一,而所出之赋竟任天下一十三分之二。其始也,因张士诚之负固,明太祖以租额为官粮;其继也,以万历之后,有司官以耗增充正数,相沿既久,民困未苏。于是摘其大要,汇成一书,并恭录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历年蠲欠减额诸圣谕,次载巡抚韩世琦至汤斌十人奏疏。

因《提要》作者以是书所述情形“与今(乾隆中)全异”,仅存其目,而不收其书^{[1]苏松历代财赋考一卷提要,140上。}

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入该书,系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康熙刻本影印而成。此外,《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及《续修四库全书》亦收录该书,所据底本均为国家图书馆藏康熙

^① 关于清初浮粮之议的研究见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五章第一节《浮粮之议和赋税减额》,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61-368页;(日)森正夫:《清初的「苏松浮粮」に関する诸动向》,载谷口规矩雄编《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第351-402页。

^② 顾炎武《官田始末考》、《日知录·苏松二府田赋之重》、陆世仪《苏松浮粮考》、昆山绅士刻印《苏松浮粮汇考》、松江人刻印《松江绅耆备录便览》、蒋伊《苏郡田赋议》、王闻炳《苏松浮赋考》、周象明《苏松田赋备考》、周梦颜《苏松财赋考图说》、李天生《减赋条议》、未知名氏《赋重考略》、《浮粮议稿》、《苏松历代财赋考》。

收稿日期:2011-02-24

作者简介:胡克诚(1981-),男,辽宁沈阳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清史。

刻本。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华师本”和“北图本”,除残缺程度及附图数量略有参差外,实乃根据同一底本^①。由此我们得见《苏松历代财赋考》的“庐山真面目”。

以最为完整的“北图本”为例,全书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了从《禹贡》九州至清康熙年间江南苏松地区田赋征缴的制度沿革与存在问题。正文由一篇题为《苏松历代财赋考》的总论提纲挈领,其后以35篇短文分论,内容涉及明以前的10篇、明代5篇、清代20篇,每文后都有相应按语。书前列有参考书目、目录、《请减浮粮拟稿》一篇及《苏松两郡遥祝万寿之图》等十几幅图录;书后附有《各宪请减浮粮疏稿》十篇、《豁免后筹国策》一篇及《居官备览》十则^[2]。全书史论结合、图文并茂,对苏松重赋(浮粮)的形成原因、表现形式、危害程度、减免必要以及减赋后的应对措施等都有所论列,反映出作者对此问题的全局性思考。

那么如此一部内容完备、观点鲜明的明清苏松赋役史料汇编究竟是由谁操刀主笔的呢?

上世纪90年代,常熟市图书馆的季忠平、钱永贤曾在一篇介绍馆藏文献的短文中指出:“《苏松财赋考图说》一卷,《四库全书》仅有存目,其提要也不著撰人姓名,实为清周梦颜编次”^[3]。从上引四库提要原文可知,《四库全书》中“仅有存目”者实为《苏松历代财赋考》,而非《苏松财赋考图说》。季、钱并未说明《历代》与《图说》是何关系,其上述观点也并无论证过程,但此说为我们探究《历代》作者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下面笔者就看看周梦颜其人其书。

二、周梦颜与《苏松财赋考图说》

周梦颜,名思仁,字安士,别号怀西居士,昆山人,生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卒于乾隆四年(1739)。他一生未曾入仕,年四十二始补诸生,生平事迹散见于其著述及地方志中“好义”、“卓行”等传。《苏松财赋考图说》之编辑乃源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周梦颜等人的扬州请愿。

是年,时逢康熙帝第三次南巡江浙,周梦颜偕同陆淳风等于四月二十一日赴扬州行在跪奏,请求减免苏松浮粮(即重赋)。由于此次请愿未获成功,归家后周梦颜遂广搜博采,辑成《苏松财赋考图说》一书付梓,试图进一步影响朝廷的苏松赋税政策^[4]周蕙田“后序”。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下诏减免苏松赋额四十五万两,时梦颜尚在,“感激涕零,谓‘草莽书生自今死骨不腐矣!’”^[5]卷26“周梦颜传”,p448-449

目前,比较常见的署名本《苏松财赋考图说》实为周梦颜曾孙周蕙田、同乡后学南村程丕缙、南翔石夏珍等人于道光九年(1829)发行的重刻本。据周蕙田、石夏珍介绍,重刻此书的原因有二:一是康熙本《图说》至道光初已逾百年,“原板久已无存”,“外间不留考据”^[4]周蕙田“后序”。二是有一个叫秦万成的嘉定罗店镇人曾据周氏“原本”(康熙本)募资翻刻了一个题为《苏松浮赋考略》的节略本发行。但秦氏在翻刻时将“原本”中“凡系现今事实及民间疾苦尽行删去,止存不甚关系者二十余页”,“同志深为惋惜,恐其即以此未经全备之书,草草达之当宁,不能为民造福”。正是由于对秦万成《考略》的不满,周、石、程等人决定重刻周梦颜的《苏松财赋考图说》,甚至还提出“望仁人君子,方便转移,遇见《浮赋考略》,即以《图说》换归,如此不惟造福于两郡,并亦成就秦兄之善愿也!”^[4]石夏珍“后记”

道光本《图说》的发行在晚清有一定影响。清末政论家冯桂芬对其十分推崇,曾说痛切陈言重赋之害的论著,“诸疏外莫如蒋公伊《流民图》、周梦颜《苏松财赋考》”,而“周梦颜《财赋考》卷首绘图最动人心目”^[6]卷4“江苏减赋记”,p6。同治初,冯桂芬为李鸿章代拟的《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即主要参考了这部道光本《图说》^[6]卷9“请减苏松太浮粮疏”,p10。而李鸿章等人的奏请则直接促成了清末江南百万石漕粮的减免^[14]。至今,国图、上图、常熟市图书馆以及吉林省图书馆等处均藏有此本,甚至江浙等地拍卖行中也常见此本踪迹。目前中外学界对于周梦颜及《苏松财赋考图说》的研究与介绍均依据这个道光九年重刻本。而笔者发现:周梦颜《苏松财赋考图说》的康熙刻本至今尚在,即“不著撰人名氏”的《苏松历代财赋考》。

^① “北图本”比“华师本”多出《征引书目》、《目录》、一篇《请减浮粮拟稿》及《兵屯策》最末一页(原书第三十九页,华师本只到第三十八页,后注“原缺”),北图本书前附图也比华师本多。此外,华师本正文第三页左侧有资刻人印章,不见于北图本同页,详见下文。除此之外,二者在字体、页码、篇章内容上完全一致。

三、《苏松历代财赋考》作者即周梦颜

首先,从整体布局上看,北图本《历代》与道光本《图说》都包括征引书目、目录、图录、总叙或总论、专题性分论以及《豁免后筹国策》等几个部分。不同之处在于,《历代》目录之后多出一篇《请减浮粮拟稿》,从内容上看很可能就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请愿奏稿;另外,《历代》在《筹国策》前后分别附有《各宪请减浮粮疏稿》与《居官备览》各一卷,均不见于《图说》。(详见附表)在文字上,两书也有一定的差异,但其增删痕迹一目了然。

表 1 《苏松历代财赋考》与《苏松财赋考图说》异同表

《苏松历代财赋考》(未特殊注明即为北图本)	周梦颜《苏松财赋考图说》(道光九年重刻本)
征引书目(26种)	征引书目(24种)
目录	目录
请减浮粮拟稿图录(华师本 10 图;北图本 16 图)	图录(27 图)
总论,即“苏松历代财赋考”	苏松财赋考图说总叙
任土作贡昉自神禹	虞廷赋额
三代取民之制	三代赋额
汉代取民之制	汉代赋额
晋室取民之制	晋代赋额
南北两朝取民之制	南北两朝赋额
隋室取民之制	隋代赋额
唐代取民之制	唐代赋额
五季取民之制	五季赋额附吴越
宋代取民之制	宋代赋额
元室取民之制	元代赋额
有明赋额偏重苏松等郡	有明赋额偏重苏松说
苏松浮赋始于官田	苏松浮赋始于官田说 成祖北迁耗增日甚说 赋重屡蠲惜未豁除说
初减官田赋额	初减官田赋额
初均官田民田额	初均官田民田额
误编两项赋额	误编两项赋额
本朝赋额悉照万历初年	
本朝已有豁免袁瑞二府成例	
顺治十八年有豁免上谕	
康熙元年复有豁免上谕	
今上登极后复有续奉豁免成例	
万历中加增之赋本朝尚未豁除	万历后加赋尚待革除
本朝赋额渐奉加增浮于旧额	国初赋额
现今赋额浮于顺治初年	现今赋额
漕米加增之弊	漕米加增说
漕米改折赋几五倍	漕粮改折赋额渐增说
白粮有募船水脚之加增	加增募船水脚说
白粮不可轻议改折	改折白粮说
	乞颁铜铸粮斛说
金花官布各有浮额	金花官布溢额说
存留起解亦异昔年	
	苏松田地虚额说
	豁岸粮以防水旱说
新荒田地尚未续报	新荒田亩尚俟续题说
	滩长田地尚宜通融说

二月开征苏松益困
苏松火耗等于他省正供
漕项从无蠲免之例辨
课吏较严苏松益困

豁免之恩溥于蠲赦
各宪请减浮粮疏稿(共十篇)
豁免后筹国策一(缺)
豁免后筹国策二(兵屯策)
居官备览(共十则附)

积欠初非待赦说
开征宜复国初说
火耗渐增苏松益困
漕项从无蠲免之例辨
课吏宜宽说
折衷四郡赋额说
酌议崇明赋额说
豁免之恩普于蠲赦说

开垦西北豁免东南策
用兵屯以纾民困策

南翔石夏珍后记
周蕙田后序
雍正至同治间减赋上谕

如果说仅从篇章内容上比较尚难完全判定,那么华东师大本中的一个细节则可以让我们基本定案。华东师大本《苏松历代财赋考》正文第三页左侧有两行小字,四库存目影印本显示模糊,难以辨认^{[1]101上}。但华东师大馆藏原本上可以清晰看到,那是一个红色字体的印章,其内容为“居敬堂萧颂僖助赉三两,务本堂郭雉先助赉壹两”。^①可以推断,这是刊印《历代》的两位出资人姓名和资助金额。凑巧的是,我们在周梦颜的另一部作品——《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中也可见到这两个人的名字。

其中萧颂僖事迹见于娄东名士唐孙华为《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所作序文之中:

玉峰周子,纵观三教之书,折中百家之论,……滔滔十万余言,号为《阴骘文广义》。萧子颂僖读而快之,惜其剞劂未半,即捐资领袖。又得顾子受祺、金子尧封、罗子允枚协力襄赞,于是清河昆仲,踵而成之。^{[7]“阴骘文广义原序”,p8-9}

由此可知,萧颂僖正是周梦颜《阴骘文广义》的刻印资助人之一。

至于郭雉先则见于《阴骘文广义》正文中。周梦颜在发挥《阴骘文》“慈祥为国救民”一句后,附载了一则题为《帝君示救》的小故事,讲的是当时一个叫黄建安的大仓人,“见苏、松困于浮赋,日靡忧思。每晨兴礼佛,必叩天祷告,求豁两郡浮粮。又具呈当事,不遗余力。”最终感动上天,在其重病弥留之际,得文昌帝君托梦,转危为安。“……天明后,其表弟郭雉先同孔尔忠来问疾,见之,亦复大骇。”^{[7]“阴骘文广义节录”卷上,p77-78}文中载此事发生在庚寅年秋冬时节,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另,唐孙华的《东江诗抄》中有作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冬的题为《寿郭雉先七十》的诗作两首。从中可知,郭雉先斋名“如村处士”,是一个有相当家产而无功名,过着闲散自由的隐居生活的江南处士。^{[8]卷9“寿郭雉先七十”,p386下}由此推测,前文黄建安得文昌托梦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周梦颜从黄的表弟郭雉先处得知的。

综上所述,萧颂僖、郭雉先二人正是与周梦颜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区域且有相当交往的同志友人和著作出版资助人。由此推断,华师本“不著撰人名氏”的《苏松历代财赋考》应该就是从周梦颜编辑,萧颂僖、郭雉先出资刻印的《苏松财赋考图说》的康熙刻本之一。

除以上论据外,我们从北图本《历代》附录之《居官备览》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中也可得到一些佐证。

《居官备览》讲述了包括《贾似道官田遗累》、《杨宪私加重赋》等十则历朝官员处理赋役问题及其影响的历史典故,作者特别将其赋予因果报应的解读模式,其中最后一则《袁了凡减粮一节万善俱完》的故事最具代表性:

明袁了凡,讳黄,初字学海。其未游庠时,遇一姓孔老人,以皇极数推其终身,当以明经出任者二载有余,卒于五十三岁之八月十四日之丑时,无子。其后县试以至出贡,凡应考名次,无不悉合,

^① 注:此条证据为笔者学友华东师大博士生赵思渊据华师图书馆藏原本发现,特此说明。另,北图本同页上(第716页下)虽留有一个同样大小的空间,但并无此印章内容。

乃知凡事莫不有命，绝无一点妄想。如是者二十年，后遇云谷禅师于栖霞山，告以故。师曰：‘吾始以汝为豪杰，乃今而知原是凡夫。从来大善之人，数不得而拘之；大恶之人，数亦不得而拘之。彼为命数所拘者，中人也。汝奈何被孔先生牢固以缚者至二十年也？’因为讲立命之说，授《功过格》一编，且教以持准提咒，以期必验。袁乃笃信受持，时时战兢惕励，遇善必为，如是者一二年。至次年庚午，考科举，孔算考第三，忽考第一，而秋闱竟中式矣！于是，遂发求子之愿，誓行三千善，至辛巳年，梦‘功过格’化为‘金’字，遂生长子伊。继又梦‘功过格’化为‘银’字，遂生次子案。由是复萌中进士之念，而以力行万善自誓，至丙戌年登第，随授宝。〈原缺〉……漕米乎！是一亩至二十余亩矣。减一县之粮，阴功犹如此浩大，况减苏松一十三州县之浮额乎？嗟乎！宝山今日依然在，但愿人无空手回！^{[2]760}

此故事实际是根据袁黄的《了凡四训·立命篇》而作。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浙江嘉善人，明万历十四年（1616年）进士，曾知河北宝坻，为官期间致力于减免当地赋役。辞官归里后，潜心佛学，以行善为业，所著《了凡四训》是我国第一部署名的“善书”。袁氏的劝善思想和“功过格”的修行方式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地区的民间信仰和慈善事业的发展具有相当影响。^[9]有学者指出，清代江南士绅多信奉袁黄学说，而周梦颜正是继袁黄之后，江南地区最重要的劝善思想家之一^[10]。

史载，周梦颜生平乐善好施，“凡有颠连无告者，有所请，恒不惜典贷以给其求”^{[11]卷首“周安士先生传”，p482}。他“博通经藏，深信因果”，二十四岁即著书立说，提倡“戒淫”、“戒杀”。所著善书和佛学著作主要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万善先资》、《欲海回狂》、《西归直指》，皆享誉于世^{[12]卷55“周安士传”，p593-595}。周梦颜对袁黄的“立命”思想推崇备至，曾断言：“立命之说，发于孟子，而能身体力行，历历有验者，则了凡先生一人而已。”^[10]作为清代江南地区最著名的佛教信徒、善书作家和慈善家之一，周梦颜所著《文昌帝君阴骘文广义》中同样引用大量历代官员或地方士绅因追求地方减赋而感动上天，在功名、子嗣、寿享等方面取得好的回报等故事，比如，明代周忱巡抚江南、清初昆山徐氏兄弟“一门三杰”以及上文引用的黄建安诚信感天等与苏松重赋有关的历史典故^[13]，而这种写作手法与解读模式同《居官备览》如出一辙。

正如《居官备览》前言所述：“臣子既已读圣贤书，荣名天府，便当竭忠报效，使君为尧舜之君。但尽忠之事，有大有小，若但为国用计，惟恐度支之或绌，此忠之小者也；倘能为国本计，惟恐百姓之颠连，此忠之大者也。《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盖福善祸淫，天道不爽，况其操财赋之权乎？语云：居官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乃知古之流芳百世者，诚乐得为君子矣。”这种“积善”思想与因果报应的解释模式正与周梦颜的生平著述思想完全一致。“减一县之粮，阴功犹如此浩大，况减苏松一十三州县之浮额乎？”^{[2]757}此语恰恰道出了作者著书、请愿以试图减轻苏松赋额的真实目的所在，即除了为地方百姓谋福利外，实现个人的积善追求才是其动力所在。

四、版本差异原因试析

《苏松财赋考图说》最早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扬州请愿后即着手编辑、付梓，但与此同时，周梦颜曾对是书进行过多次修改，形成了数量不等、内容略有参差的几个版本。而周蕙田在道光年间重刻《图说》时曾指出，“以原板久已无存，遂取旧本付诸剞劂”^{[4]周蕙田“后序”}。从前文考证可知，《历代》实乃《图说》的一个康熙刻本，《历代》很可能就是所谓“原板”，而“旧本”乃道光重刻本所据之周氏家藏本，那么“原板”和“旧本”之间是何关系？它们之间的增删修改是否有什么特殊原因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周梦颜在编辑过程中针对的“读者”不同。我们从介绍周梦颜编辑《图说》过程的相关史料中可略见端倪：

己卯岁，恭遇圣祖南巡，慨然有为民请命之思，缮写浮粮民本，趋赴淮扬，启奏于九龙桥黄篷夏。圣祖霁颜受之，发左右诸大臣披阅。翼日，运青张制台以本恭呈御览。薄暮，发该督宪查。又阅二日，张制台适命他往，事竟寝。既而督宪抚循江左，恒以不得浮粮考据为恨，先生（周梦颜）于是考书史，历暑寒，将历朝征收苏松粮额集成一书，谋赴剞劂。周详慎重，凡三易板。每遇亲友入都，装潢

邮寄，务欲满汉大臣洞悉民瘼也^[1]卷首“周安士先生传”，p182。

时各究以不得考据为憾，公遂广搜博采，辑成此书付梓。每逢入都者，必以百十部邮寄，冀阅之者洞悉民瘼也，板凡七易。^[4]周蕙田“后序”

以上史料暗示出，周梦颜在编辑、刊刻《图说》过程中，实际上面对着两类不同的“读者”：一是以江苏巡抚（督宪）为代表的江南地方官，周梦颜编辑苏松历代田赋材料乃供其参考，并希望借他们之手奏请朝廷减免浮赋；一是京师满汉大臣甚至当朝皇帝，周梦颜试图通过邮寄图书或托人送达的方式，直接影响朝廷的苏松田赋政策。基于此，周梦颜在文字取舍与谋篇布局上就难免有所差异。而这种推测通过《历代》与道光本《图说》的比较亦可得到验证。

首先，《历代·总论》结尾处有言：

……用是备考历朝之赋额，并查近代之加增，摘其大要，汇成一编，俾官斯土者，晓然知普天皆居乐土，苏松犹在倒悬，则展卷之余，当必有蒿目时艰，慨然以培植国本之深谋，为之绘图而入告者。苟乘主圣臣良之会，河清海晏之时，戮力同心，为民请命，逢挫折而不退，积岁月而弥坚，则两郡苍生，何难从此出离苦海？吾知三吴父老，行将扶杖拭目，愿少须臾无死，思见大泽之颁矣！时不可失，跂予望之。^[2]总论，p716下

此段文字一定程度上透露了作者的编书目的，即希望“官斯土者”——地方官参考是书以“为民请命”。

在道光本《图说·总叙》相同的位置，这段文字变成了：

……皇上深仁厚泽，亘古难逢，每遇灾荒则截漕赈济，一闻水旱则豁免地丁，或统计各省以轮蠲，或专就一方以加惠，乃至恤刑肆赦，无异解网注罪之仁，养老育婴，适符老安少之愿，普天既皆沐德，苏松宁不沾恩？彼苍既留之三百年以待皇上，群黎安得不遥望三千里而拜祷阙廷？梦颜下邑寒儒，衰朽贱士，久叨雨露之恩，未获涓埃之报，因念苏松之困莫大于浮赋，我朝旷代之仁亦莫大于豁免浮赋，故敢以野老负暄之爱，切附责难陈善之私，是以备考历朝赋额，并查近代加增，摘其大要，汇集成编，冠以恩纶，用垂不朽。倘能一日达之九重，何患恩膏不及万姓？至于钱粮细数，各省互或增减，每年微有异同，草莽下士，但能据成书以立言，无由窥见政府之册籍，其有不符之处，希统置诸原赦之条矣。^[4]总叙

从中可以看出，其行文语气与前者相比远为谦卑，是以“草莽臣下”的身份启奏“皇上”的姿态，其文前还有恭维皇帝的大段词句，也不见于《历代·总论》之中。此外，北图本《历代》附录的《居官备览》同样是面向“官斯土者”讲述的历代官员在处理赋役问题上因果报应的典故，其不见于道光本《图书》，也可印证以上观点。

其二，上文提到，《历代》与《图说》在相同或相近篇目下的内容存在某些差异，而这部分差异除了正常的史事、逻辑问题的修改外，很多是揭露清初弊政、涉及本朝忌讳的内容增删。

比如，《历代·总论》中有：“至于海寇未平，则有军兴之杂派，三逆蠢动，又有续奉之加增。方其加派之时，原谓事平即已，岂知今日事平之后遂为永远之额征乎？此苏松之赋所以但有加而无减，苏松之田但有荒而无熟也”。这段文字揭露了清廷为平定台湾郑氏集团和三藩之乱而加增赋额，事后反将临时性加增转变为永久性额赋的弊政。此段不见于道光本《图说·总叙》。

再如，《历代·万历后加增之赋本朝尚未革除》有：“万历四十六年即吾太祖高皇帝之元年也。辽左烽烟告警之时，正本朝高山天作之会，当时所云辽饷，不过暂时加派，非正额也。乃由泰昌而天启，由天启而崇祯，相沿不革，则积弊可云甚久矣。然犹曰天下未安，尚有待也。至于吾朝，业已奄有四海，悉主悉臣矣，而故明额外所加辽饷犹然编在额征，则故明之加派，岂非复延至今日乎？”这段文字揭露了清初入主中原后，虽一再声称废除明末三饷，但又断至万历朝，即以三饷中的辽饷因属于万历朝加增项目而

并未豁除,反延作正额。^① 此段文字又不见于道光本《图说》的相应文章中。

此外,《历代》中《晋室取民之制》、《南北两朝取民之制》、《五季取民之制》等文涉及一些偏安政权的“按语”,均不见于道光本《图说》。前面提到的征引书目中,《历代》所列《大明会典》、《皇明通纪》在道光本《图说》中也变成了“《有明会典》”和“《有明通纪》”。这类差异应该并非偶然现象。

周梦颜虽未入仕,但他晚年曾入巡抚张伯行幕府,与知府陈鹏年亦有往来^{[5]卷26“周梦颜传”,p448-449}。如上文所述,他编辑这种苏松财赋文献汇编的一个目的就是供这些江南地方官参考。在这种情况下,因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其著述在行文措辞上相对来说,无需太多顾虑,因此就形成了《苏松历代财赋考》这一比较“激进”的版本。从乾隆年间筹备编修《四库全书》时,《历代》实为“江苏巡抚采进”的情况也可以验证以上推测^{[1]苏松历代财赋考一卷提要,p140上}。

但如果是另一种情况,即周梦颜通过邮寄或请亲友将其著作送达京师,其读者乃是朝廷的满汉大臣甚至皇帝本人,以周梦颜一介布衣的私刻著作来说,其行文措辞则必须谨小慎微,特别是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文网”渐密的康乾时期。基于此,在依据“旧本”重刻的道光本《图说》中几乎看不到《历代》中那些涉及清廷忌讳的词句。而类似“大明”、“皇明”等较为敏感的词汇也多代之以相对安全的“有明”,其小心翼翼的心态跃然纸上。从《历代》被采入《四库全书》后却“谨存其目”的结局来看,这种担忧也并非过虑。

综上所述,“不著撰人名氏”的《苏松历代财赋考》作者实乃清人周梦颜。是书的编辑源于康熙三十八年周梦颜等人的扬州请愿,它是清初“浮粮之议”大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周氏积善追求的集中体现。该书是道光九年刻本《苏松财赋考图说》的康熙刻本之一。二者相较,存在明显的增删痕迹。其原因主要是两个版本所针对的读者不同。《历代》所针对的对象是江南的地方官,而《图说》则是针对朝廷大臣甚至皇帝,作者为了避免文字之祸,对可能触犯忌讳的地方做了删节和改动。正因为如此,两个版本虽然基本内容相同,但其差异部分,对于了解围绕减赋问题清代江南士绅与地方政府、朝廷的博弈过程,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予以重视。

参考文献:

- [1] 苏松历代财赋考[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 [2] 苏松历代财赋考[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0册.
- [3] 季忠平,钱永贤.《苏松财赋考图说》解题[J]. 江苏图书馆学报,1994(5):43.
- [4] 周梦颜辑,程丕纘梓. 苏松财赋考图说[M]. 道光九年重刻本.
- [5] 金吴澜等修,汪堃等纂. 昆新两县续修合志[M]. 光绪六年刊本.
- [6] 冯桂芬. 显志堂稿[M]. 光绪二年校邠庐刊本.
- [7] 周梦颜. 安士全书[M]. 民国十一年重印本.
- [8] 唐孙华. 东江诗抄[M]. 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 [9] 游子安. 明末清初善书的盛行及功过格所反映的江南社会[J]. 中国史研究,1997(4):127-133.
- [10] 王卫平,马丽. 袁黄劝善思想与明清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J]. 安徽史学,2006(5):39-50.
- [11] 周梦颜. 质孔说[M]. 丛书集成新编第23册.
- [12] 彭绍升. 居士传[M]. 续修四库全书本.
- [13] (日)森正夫. 周梦颜之“苏松浮粮”[G]//奥崎裕司编. 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 东京:汲古书院,1990:1003-1026.
- [14] 熊月之. 致力减赋[M]//冯桂芬评传:第七章.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47-157.

责任编辑 张颖超

^① 关于清初统治者对明末三饷的延续问题,详见赵毅:《清初摄政时期的社会经济——兼评摄政王多尔袞》,载《东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第七章《明末辽饷与清代九厘银沿革考实》、第八章《清初沿袭明末加派补论》,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4月,第220-257页。